

張喬
錦衍
郎琯
編輯

圖書印刷發展史
論文集續編

文史出版社印行

00513

TS8-092
86-14
2

張喬
錦衍
郎琯
編輯

圖書印刷發展史
論文集續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Wtob 1/10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

編輯者：喬 衍 錦 郎 張

出版者：文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登業字第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七一九九號
郵政劃撥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精裝新台幣一六〇元
平裝新台幣一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初版二刷

究必印翻・有所推版

序 言

六十四年秋，我和張錦郎兄選輯關於圖書印刷史的論文三十二篇，編成「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一冊，內容大約可以分爲六部分：(一)綜述造紙、印刷術和圖書形制。(二)印刷發明前的文字傳布：如甲骨、簡牘、金石、帛書、璽印等。(三)雕板印刷的演進。(四)活字印刷、套色印刷。(五)受我國影響的外國印刷術。(六)圖書的形制。很受研習印刷史和板本學這方面人士的重視。在一次教學會議中，提到要與會人員開列參考用書，一位治印刷史的前輩，便立即提出了這部論文集。後來我在會場的一座書架上，便發現學校早已購備多部了。

有關這一類的論著還有很多，錦郎兄手頭鈔成篇目卡片的，便有近千篇。其中取材豐富，立論嚴謹的，自是不少。於是他又精選了十六篇，輯成續編，內容方面和初編比較，略去了關於甲骨、金石、帛書、璽印、套色印刷等文字。對雕板演進，受我國影響的外國印刷術，也縮減了篇幅。這是由於下列兩個原因：一是初編所選，對某一問題的說明，已相當的周到明白。二是對某一問題，缺少兩篇以上的深入淺出的文字，可供選用。至於明代的銅活字、清代的木活字兩篇，初編已經選過，續編又收了。則是因爲初編所

據的曾經刪節，如今有了完足的論文，所以再刊印一次。

續編所選的文字，還有一項特色，便是注重印刷技術的探討。如書林別話，中國書籍裝訂術的發展，怎樣裝修善本舊書等。另外書影部份，又選印了夢溪筆談中記載畢昇發明膠泥活字、農書中記載用木活字和清代所修的欽定武英殿聚珍本程式等資料。

我國對科學技術，雖然有了太多的卓越發明，然而在技術方面，却極少有書面的記錄，如果某種技術一直靠師徒傳授下來，後人還可以加以記錄，譬如書林別話和裝修舊書，都是這樣寫成的。如果技術失傳，或是有了改變，後人便很難去推測了。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初編選用了筆者的「套色印刷淺述」，提到套色印刷有時是用一塊雕板刷上多種色彩去印成功的。那麼究竟是一次分別刷了多種顏色再同時印的呢？或是刷一種顏色便印一次呢？刷顏色時，又怎樣能把該刷的部分都刷到，却不致刷到其他部分去。必定有一個確實而又迅速的法子，我們便得猜測了。要是當初有一兩句的記錄留下來，便省得憑空想像了。

說到這裡，我覺得靠文字記錄，以至圖片，還是不夠。現在錄影工作很容易做，對某些行將失傳的技藝，應該及早加以錄音和錄影，以補文字記錄的不足。我們如今已找不到良工去刻書印書，供我們錄影了。可是如裝訂，前些日子看到河洛出版社的廣告，說是新印的一部畫集採用特製的錦函。能做錦函的技師，如今僅有郭科老先生一人了。郭老先生是東亞製本所老闆郭水波的父親，現在當已七十多歲，筆者看過他做的布函，工料的確都是上乘。曾請他用金鑲玉的方式，改裝過一部線裝書，也可比美清代的良工。筆者屢勸他收幾個徒弟，他說沒有人肯學。我們不能勉強年青人學這些絕活，因為學了沒有用武之地。我們

也不能鼓勵出版界多印線裝書，裝以布函甚至錦函，事實上台灣地區布函最易生蟲，不少圖書館或個人，把已有的布函都扯去了。可是我們應及早對這些行將失傳的傳統技術，加以錄影或錄音，並用文字記述。如果略一遲疑，便時不我予了，試看書林別話所記的刊印書籍的情形，是在三十年前寫的，如今已成歷史上的陳迹了。

幾年前在台北召開的一項國際性中國古畫研討會，葉公超先生以古畫的裝裱為題，發表演說，很受與會的中外人士重視。裝訂線裝書和做錦函，在技術上比起裝裱古畫，要簡單些，然因對這項技術需求日少，恐怕失傳也要快些。十年前一家書局想仿製雲頭的錦函，便找不出能仿製得令人滿意的技師了。所以像中央圖書館、文化復興委員會，或是那一所設有圖書館系的大學，應把握時機，及時做好這項有意義的工作。

而廣為傳布前人記述印刷、裝訂等技術的文字，也是極有意義的一件事。

正、續兩編，都選用了幾篇有關活字印刷的文字。活字印刷術，雖然早在宋代就已通行，可是我國印刷，仍以雕板為主，直到西洋機器印刷術傳入，才取代了刻書。這原因很簡單，若是祇印一次書，活字自是省事省力。可是古代造紙用人工，既不易大量生產。交通和傳播，又遠不如今日方便，書印多了，很不容易處理掉，所以一次無法印得太多。盧前在書林別話說通常一次祇印三十部。活字本應會印得更多些，古今圖書集成的銅活字本，一說印了一百部，一說祇印了六十三部。當然這部書太大，可是當時也正值滿清國力最充實的時期，數量也不能多。乾隆時印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用木活字印，印了多少沒有記錄，可

是去今不過一百多年，早已罕見流傳了。後來各地覆刻的，名稱仍舊，却都用雕板。當初說是用活字省錢省事，從稍稍久遠打算，是不正確的。實是想掩飾銅活字盜賣殆盡的說辭。

所以活字印刷術，賞玩性遠超過了實用性。因為印刷的數量很少，所以流傳也不能久遠。前人每把明代的活字本和宋元舊刊等量齊觀，便是基於物以希為貴的想法。宋代板片還可以保存到明、清，修補了再印。清末錢塘丁氏所製的一批仿宋聚珍字（應是鑄的），後來賣給中華書局，印了一套四部備要，恐怕早已散失了。前後不過三十年光景而已。

所以關於活字印刷術的資料，比起雕板，又要貧乏。近人在這一方面所費的工夫，着實可觀，才有目前的成績。如果沒有新的資料發現，可能便到此為止了。

正編成書較為倉卒，逕取各篇論文影印，版面不能劃一，圖版則當做補白。續編全用打字排版，圖片加多，除了配合各篇文字，圖片本身也力求成一系統，有些圖片，也可供讀正編時參考。

對於傳布文字和圖片等資料，報刊愈來愈顯得重要。然而數量太多，應接不暇。控制方法，約有數端。一是編索引，二是抄輯，三是剪貼，四是選輯同類的印成書冊。

選印論文集，其中不免有些待商榷的地方。如「圖書版本的名稱」中「修補本」條，未能將修本和補本分清。修是原版漫漶加以整修。補是版有殘缺，補刻完足。所舉明南監本玉海一例，恐是元慶元路儒學刊明清遞修本，最晚要修補補到乾隆末年。「朱墨本」條，謂始於明末，實則應始於元末。詳拙撰套色印刷淺說。「後印本」條，有經刊印者挖改增補的，如明末汲古閣刻說文，剗改多次，每次內容便不盡全同。

了。方志年表等，後印每有增補。「抄本」列表僅到鈕樹玉丁丙。其實晚到民國初年常熟周氏的鶴峯草堂抄書甚多，極爲精審，仍爲藏家所重，習用朱絲欄。全編類此情形，定然還有，不能一一詳述，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要在閱讀時能加注意。

索引僅能提供線索，查到了仍得花工夫去找出原文。抄輯、剪貼，既費工夫，又僅能供一己利用。惟有選印論文集，爲效最大，然而要需求的人多，方才合算。印刷裝訂史，是很冷門的資料，不比散文詩歌，可以人手一冊，或是財政經濟，自有富商大賈去買。然而錦郎兄和文史哲出版社肯一而再的編印，至少對筆者來說，是受惠不淺的。

要從近千篇論文中，選出十多篇成一系統的論文集，實在要一番工夫去推敲。編成後，筆者曾就管見所及，更易了一篇。圖片方面，錦郎兄更是煞費苦心，原圖多不清晰，再複印製版，效果很差，有時要一印再印。若干圖片需要展轉蒐求，得到了效果較好的，便廢棄了原先找到的。筆者也曾出些主意，酌加改換。有的記錯了書名，有時記錯了來源，找起來很不容易。錦郎兄不辭辛勞，終能編成。有些圖片實在一時無法找到的，祇好等有機會再版時增補了。

初編當時印得不多，如今已沒有甚麼存書了，筆者很希望能夠再印，也重行排版，多附圖片。最好能附一索引，包括人名、書名、術語等，那對讀者來說，可以節省不少精力。

編成，筆者有先睹之快，謹將讀後所見，和編者所費的辛勞，拉雜寫出，以告讀者。

六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喬衍琯於南海學園

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續編

目次

從早期文字流傳的工具談到中國圖書的形式·····	蘇瑩輝·····	一
中國古代的簡牘制度·····	錢存訓著 周寧森譯·····	一七
中國對造紙術及印刷術的貢獻·····	錢存訓著 馬泰來譯·····	三三
刻書之始·····	屈萬里 昌彼得·····	四三
五代刻書狀況·····	屈萬里 昌彼得·····	五三
寶禮堂宋本書錄序·····	張元濟·····	五九
遼金西夏刻書簡史·····	張 民·····	六五
明代的銅活字·····	張 民·····	八一
清代的銅活字·····	張 民·····	九三
清代的木活字·····	張 民·····	一〇三
韓國的古印刷·····	張 民·····	一一九
書林別話·····	盧 前·····	一三七

中國書籍裝訂術的發展·····	蔣元卿·····	一四七
圖書版本的名稱·····	陳慶·····	一六三
談善本書·····	昌彼得·····	一九一
怎樣修裝善本舊書·····	袁良峰·····	二〇七
書影（非附圖）·····	·····	二一一
附一錄·····	·····	二八三
一、夢溪筆談有關膠泥活字印書法·····	·····	二八三
二、農書有關造活字檢字印書法·····	·····	二八五
三、天工開物有關造紙過程·····	·····	二九一
四、欽定武英殿聚珍本程式·····	·····	二九五

從早期文字流傳的工具談到中國圖書的形式

蘇瑩輝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任何一件事物的開始，創造以後，總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艱難奮鬥時期，才能夠達到完成、定型的階段。談到中國圖書的演進過程，當然也不例外。在這裏，我們先從紙發明以前的文字流傳工具說起。

一、三代訖西漢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茲按各時期傳播（包括書寫）文字工具的狀況，分述如後。

1. 殷商及殷商以前書寫文字的工具：

（甲）毛筆（董作賓先生根據甲骨文字有未經刻去的朱書痕蹟，和全部尚未契刻的朱書，從筆道上推想應是出於毛筆所寫。）

（乙）竹筆（用竹或木片削成尖的筆，其形狀可能與現今麼些族人所用的相似。詳見拙著「中國文字書寫工具探原」一文論述，載在大陸雜誌十五卷第七期。）

2. 殷代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從早期文字流傳的工具談到中國圖書的形式

(甲) 繒、帛一類的絲織品

這一類的實物，雖然沒有遺傳，但在殷墟掘得的銅器中，曾經於銅器鏽蝕處，發現有附着的絲織紋痕印。並且甲骨文中已有「絲」字，可見殷代之有帛書，并非絕不可能。

(乙) 銅器的銘刻（儘管傳世殷器「銘文」的字數很少，但我們不能否認它是流傳文字的工具之一。）
(丙) 骨簡「雙劍珍藏甲骨文字中，曾著錄「骨簡」一種，存刻辭五十六字，其全文應在一百六十字以上。背面刻有干支表。」

(丁) 龜甲及獸骨（除了貞卜用的居多數外，也有用於記事的。）

(戊) 銅質的璽印（安陽殷墟曾有銅璽出土，其圖片收入臺北出版之「中華文物集成」第一冊。）
(己) 竹簡或木牘

這一類的實物，雖然沒有遺傳，但小屯殷墓中發現的銅戈上，曾印有很細的編織竹紋。又殷墟附近在西周時期曾盛產簕竹（詳見拙撰「中國文字書寫工具探原」一文），再觀先秦諸子書中屢以「書之竹帛」與「鏤之金石」並稱，則殷人已知用竹、帛作書，亦非絕不可能。

3 周代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甲) 縑、帛一類的絲織物（據古籍所記，周代已用縑帛作書。）

(乙) 竹簡、木牘。

西周的帛書和簡牘，雖然沒有遺傳到後世，但殷之先世已有冊有典（傳世的有骨簡。竹簡或木牘，也可能曾被使用。），春秋戰國時的簡牘近年也有發現，那末西周時用簡牘作書，并不算稀奇的事。

(丙) 銅器的銘刻(包括銅印、錢幣等)

(丁) 石刻(先秦諸子書中，屢見「鏤之金石」的語句。)

4. 春秋戰國期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甲) 帛書(傳世實物，有長沙戰國楚墓出土的「時占神物圖卷」。)

(乙) 簡牘(傳世實物，有長沙郊區近年發現的戰國楚簡三宗，大小共有一五一枚，見饒宗頤「戰國楚簡箋證」引述。)

(丙) 銅器的銘刻(包括銅印、錢幣等)

(丁) 石刻(傳世實物，如春秋秦國的石鼓文。)

5. 秦代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甲) 簡牘

(乙) 繡帛

(丙) 銅器的銘刻(包括權量及銅或銀質的璽印)

(丁) 錢幣

(戊) 毛筆(蒙恬造筆後，筆的推廣更速。)

(己) 石刻(現存的瑯琊台刻石，即秦十刻石之一。)

6. 西漢(包含新莽)時期用以流傳文字的工具：

從早期文字流傳的工具談到中國圖書的形式

(甲) 簡牘

(乙) 縑帛

(丙) 石刻(包括摩崖、碑碣等)

(丁) 錢幣

(戊) 銅器的銘刻(如新衡柱、嘉量等)

(己) 璽印(包括玉、石及金屬的璽印)

紙發明以前，用以流傳文字的各種工具，雖略如上述，但，有一項事實，我們必須明瞭，便是在紙發明以後，尤其是邊遠地區，直至晉代，他們還使用着竹簡和木牘。這是因為紙張發明不久，工本較貴，一時不易普及，所以儘管是「洛陽紙貴」，而一般邊遠的地方，到了東晉以後，才逐漸地改用紙張呢！

二、紙發明以後的圖書形式

這裏所說的圖書形式，包括「卷子」、「葉子」、「策子」、「摺疊本」、「蝴蝶裝」、「冊子」等。

1 卷子

縑帛和紙質圖書之舒捲，皆有資乎軸，故中古圖書有「卷軸」之稱。高士奇云：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天祿識餘卷下書卷)。

鄴侯謂李泌。泌爲唐人，其插架書，大都當屬紙本。葉德輝論書之稱卷軸曰：

帛之爲書，便於舒卷……卷之心必轉以圓輓，兩頭稍長上出於卷，餘出如車軸然。……蓋隋唐間簡冊已亡，存者止卷軸，故一書又謂之幾軸（書林清話卷一）。

今人李書華氏於「紙發明以前中國文字流傳工具」一文中論卷軸云：

然而直至西漢，用簡策者比用縑帛者爲多。簡策以篇計，縑帛以卷計……縑帛柔軟，舒卷方便，藏時卷起來，用時再展開，這就是所謂卷軸。卷軸的形式，現在所可考見者，都是隋唐以後的記載，其時已完全用紙，不知縑帛之制如何？敦煌所出六朝卷子，也是紙的，形式與隋唐以後的相同，所以可考的祇限於紙的卷軸。然推測起來，縑帛的卷軸，大概也無甚區別。卷軸皆橫行，高約一尺，長短無定制。簡冊爲一篇者，則卷軸寫作一卷。縑帛本是仄而長的，以之爲長卷可無接縫。縑帛橫幅可以卷舒者，謂之卷。卷心之軸兩端露出於卷外，如車軸者，謂之軸。（第四節「縑帛」，頁一六九。文載大陸雜誌第九卷第六期）

筭按：李氏「漢志所錄各書，以卷計者不及以篇計者之半」云云，蓋本諸王國維之簡牘檢署考。然王氏未親居延發現之「廣地南部候兵物冊」七十七簡，既不知簡牘可以舒捲，更不明「卷」（指簡編的卷）之可以統「篇」，故以漢志所錄各卷屬之帛書，致有「篇多卷（此指帛書）少」之語。但，於此應注意者即漢志所稱之「卷」，其中自亦可能有帛書。

又李氏謂「敦煌所出六朝卷子，也是紙的，形式與隋唐以後的相同，所以可考的祇限於紙的卷軸」。

恐未盡然。因為敦煌石室發現的卷子，除了紙本以外，還有小部份是絹本的。這些絹本卷子的內容，多係彩繪，當然不失為古代圖書之一，在後漢書儒林傳裏，敘述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可見縑帛之用，在東漢時已大為增加。至於縑帛的橫幅可以捲舒者，固謂之「卷」，其直幅者（敦煌發現的絹質旛畫多豎幅）亦可以捲舒，且亦有軸，自亦可稱之為「卷」。

我們從上面的論述，知道「卷子」的質料，有紙和縑帛一類的絲織物。它的流行時期，自東漢以訖北宋。現存的實物，以出自敦煌石室者居多；這些卷子的時代（有年號題記者），最早為西元後四〇六年的寫本。最晚為九九五年的寫本。至於帛書的起始年代，容後再談，暫不縷述。

2 葉子

我國圖書形式的嬗變，大都是循着自然的程序演進的。卷軸之演變成爲冊葉，也就是因為捲舒較難，不若冊葉的查閱方便。

「葉子」形制創始的時代，據歐陽修歸田錄所記，葉子格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其制係倣「葉子」而作。由此推測，則「葉子」之興，當在唐代中葉以前。

葉子的形式，據宋人記載，如程大昌演繁露云：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爲卷軸。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是也。（卷十五「葉子」條）
歸田錄亦云：